

百家言

陕西人民出版社



百 家 言

《北京晚报》编辑部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375 插页 5 字数 212,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1,000

统一书号: 10094·505 定价: 0.90元

封面题字 廖沫沙

装帧设计 安德新

12-41110

目 录

序	廖沫沙 (1)
三家村	曾白融 (3)
毕竟东流去	建 群 (6)
了望·观察	郭 宛 (8)
不辱使命	隋 汶 (10)
漫云女子不英雄	司马言 (12)
刘光第论种牛痘	冯一下 (14)
英雄所“骂”略同	房延军 (16)
座右二铭 (上)	唐 骏 (18)
座右二铭 (下)	唐 骏 (20)
郑板桥的“难得糊涂”	张 沛 (22)
画圈圈	石 化 (24)
智慧之煤	秦 牧 (26)
读《北征》	黄苗子 (29)
纲目之说	建 群 (31)
一加一的学问	郭 宛 (33)
旧社会的世道人情	周建人 (35)
发有余之财	孟庆鹏 (37)
名字上的歇斯底里症	司马言 (39)
为中医呐喊几句	廖沫沙 (41)
刘姥姥为何走后门?	石 化 (43)
弦章对恭维的见地	张立方 (45)
拍马妙文二则	刘焕鲁 (47)

康熙并非不吃拍	秦 海 (49)
黄忠应有“服老”日	岩 声 (51)
“老骥伏枥”一妙解	张 南 (53)
科技队伍的老化与衰落	陈群 刘丽 (55)
中年正是黄金时	吴春山 (57)
宋代官员致仕制度	朱瑞熙 (59)
读《年华录》	范若愚 (61)
“老有所用”	孙 李 (63)
成才焉有诀窍?	杨传春 (65)
智慧的金字塔	王通讯 (67)
为“士”称庆	费 逸 (69)
读《录鬼簿》	张文松 (71)
黄菜叶	黄苗子 (74)
择能而使之	费 逸 (76)
少从身后识方干	劳 黄 (78)
为无名之辈说话	高洪德 (80)
李卓吾与小和尚之所好	鲁宝元 (82)
文学作品也得讲点科学	邱崇虔 (84)
“以意逆志”的辩证法	吴小如 (86)
县志与乡土文学	刘绍棠 (88)
对“蔡锷热”的一点看法	朱宗震 (90)
对“蔡锷热”何必惊诧	里 克 (92)
别数曹雪芹的头发	王东元 (94)
“比兴”“寄托”和“比附”	吴小如 (96)
真是一个迷	何家为 (98)
名人轶事中的怪事	张三齐 (100)
慢称“世界之最”	杨传春 (102)
还要“世界之最”	欧阳如华 (104)

北京需要森林	石 工	(106)
看罢青山楼外楼	王 影	(108)
“草桥十里百花妍”	张 南	(110)
北京天空的能见度	一 丁	(112)
应该有所选择	周建人	(114)
煞风景	金 戈	(116)
珍视民族特色	丁 毅	(118)
“我更爱真理”	建 群	(120)
为郭老说句话	小 流	(122)
职业道德	林涵表	(124)
谈谈学理学文的问题	吕叔湘	(126)
也谈学理学文问题	杨吾扬	(128)
春节的社火	周汝昌	(130)
官吏受赃者不赦	康 群	(133)
拒收藏金二例	隋 汶	(135)
清风两袖朝天去	孟赤兵	(137)
悬文拒贿	史明迅	(139)
石勒奖赏捕己者	吴世昌	(141)
大题何妨小做	王梓坤	(143)
文贵简洁	李自修	(145)
多余的画(外一篇)	楼适夷	(147)
“恢复疲劳”及其他	吕叔湘	(149)
论“基本属实”	吕叔湘	(152)
“的”和“地”的分合问题	吕叔湘	(154)
计划生育与传宗接代	周建人	(157)
读明人《小儿语》	魏 樵	(159)
要美育不要“丑”育	郁 风	(161)
应该给“美”落实政策	雷正民	(163)

活跃我们的音乐生活	夏 衍 (165)
技术美学的研究	徐联仓 (167)
琴和琴操	司马云杰 (169)
一个人不能骑两匹马	吴思敬 (171)
同时骑两匹马的鲍罗丁	成锡智 (173)
黑格尔论“限制自己”	张翼星 (175)
读书，一乐也！	张文松 (177)
三万天学习论	冯昭奎 (180)
读书的快与慢	吴登植 (182)
译文琐记	周建人 (184)
希望有更好的译本	郑永慧 (186)
关于《物种起源》的翻译	叶笃庄 (188)
鹦哥祖母黄鼯马牙	周汝昌 (190)
有“长生药”吗？	李斌城 (192)
“拐子马”是怎么回事？	邓广铭 (194)
少为人知的两条丝绸之路	周止礼 (197)
泾渭不分的原因	张秀平 (199)
董狐笔直吗？	仇学平 (201)
一首宋代的讽刺诗	邵燕祥 (203)
不能否定好皇帝	刘铁铮 (205)
唐太宗是“一言堂”吗？	张 南 (207)
切不可巴望“好皇帝”	邵燕祥 (209)
枝上柳绵吹又少	齐 方 (211)
李白更应是道家	李斌城 (213)
李白、柳永的短长	秦 海 (215)
宋仁宗为何不用柳永	刘绍楹 (217)
为李白辩护	北 辰 (219)
别记错了年代	丁 希 (221)

为柳永说几句话	刘扬忠	(223)
李后主这个人	刘扬忠	(225)
阿部仲麻吕诗话	王殿青	(227)
阿部仲麻吕《望乡诗》	李 芒	(229)
范仲淹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哪儿 度过的	邓广铭	(231)
苏轼与贾谊	杨季春	(233)
岳珂批评辛弃疾	张维安	(235)
也谈陆游的晚节	陆 钦	(237)
韩侂胄是怎样一个人?	慎 明	(239)
岳云是岳飞的养子吗?	邓广铭	(241)
朱元璋确曾斩婿	若 亚	(243)
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	纪 刚	(245)
雍正的吏治	纪 刚	(247)
李鸿章的悲剧	叶祖兴	(249)
治水专家林则徐	田 舜	(251)
如何评价刘鹗	燕 凌	(253)
近代史上三人物	林理炯	(255)
章太炎与沈荇	邓云乡	(257)
杨度和康有为的晚节	长 安	(259)
伊藤博文其人	吴风 晓文	(261)
伊藤博文是友好人士吗?	新 鹰	(263)
徐志摩为什么被遗忘	草 絮	(265)
徐志摩不该被遗忘	王国全	(267)
山川草木寓哲理	谭 鑫	(269)
诗须读得明白	德 生	(271)
“消化”和“结晶”	叶至善	(273)
鲁迅集屈原诗句联	晴飞 起祥	(275)

陆游的豪放与拘谨	黄嘉树 (277)
刘备在何处三顾茅庐?	陈 桥 (279)
花木与文学	金章和 (281)
江枫·日照·川上江	龚育之 (283)
李清照并未改嫁	欧阳子 (285)
李清照确曾改嫁	刘 群 (287)
漫谈夜话	曾白融 (289)
后记	北京晚报编辑部 (291)

序

廖 沫 沙

《百家言》即将结集问世了。抚今追昔，感慨良多。

回想六十年代初，邓拓同志曾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上开辟《燕山夜话》的杂文专栏，后来邓拓、吴晗和我又在《前线》杂志上写了《三家村札记》，那时我们三个人不过利用很少的业余时间随手涂写点杂感而已，从没有料到它们竟招来弥天大祸，以致邓拓、吴晗同志先后家破人亡、饮恨辞世。“文化大革命”对“三家村”进行全国性声讨的结果，却反而引起更多的人对杂文的关注。目前，不但在国内，就是在国外，也有人把研究邓拓、吴晗的作品，提上了日程。

一九八〇年，《北京晚报》复刊之际，作为该报顾问的我，曾同意再开辟一个类似《燕山夜话》的杂文专栏，不过它将不是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来写，而是由大家一起动手，因而题名为《百家言》，用以表明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这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论坛，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多种多样的，一句话：作到了“杂”。从文、史、哲、经，直到天文地理、山川人物，可以说包罗万象。自然它们也从不同的侧面接触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实际，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杂文。论作者，听说也来自四面八方，真是七嘴八舌，议论风生。

我以为出现这种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不是偶然的，它是

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的结果，是党中央在文化艺术领域里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的结果。凡是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期，都会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拿中国来说，远自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就是时代的产物，所谓诸子百家，就有一百七十八家，举其大者，就有孔、孟、老、庄、墨、韩非等诸家。近到清朝末年，直至民国时期的“五四”运动，当旧社会土崩瓦解、新社会孕育诞生之际，也在学术文化领域里出现了各种学说、各种流派；适应时代的需要，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仅以文坛而论，即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巴金等人。外国也是如此，且不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艺昌盛时期，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百科全书派，也都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出现的。

当此党中央提出振兴中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之际，在社会主义民主继续发扬光大之际，上层建筑和思想学术的领域里必将相应地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我坚信，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百家将会争鸣得更加热烈，文坛里也会开放出更多的鲜花，而《百家言》只不过是其中一束细小的花朵而已。

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

三 家 村

曾
白
融

我并没有给三家村加引号，因为三家村原来只是个普通名词，并无专指。

记得“文革”之初，在批判“三家村”的闹剧声中，有人考据出三家村原出于陆游的诗，并据此而发出了一通声讨之词。此番声讨，不过是一通废话而已，因为陆游诗中的三家村，也仅仅是泛指，无非是说：三家村者，乃是穷乡僻壤，人烟荒疏之地；三家村中的人呢，当然目光不远，所见不高。所以，三家村又是个贬词。鲁迅不止一次提到过“三家村学究”，三家村的学究，言外颇有冬烘先生的意思。

不过，三家村又确曾作过专用名词来用，因而，似乎也可以加上引号的。据清人陈康祺《郎潜旧闻》说：“国初（按：清朝初年）赵氏寄园旧址（即现在前门外珠市口附近）在今给孤寺邻近，乾隆庚辰辛巳间，王述庵侍郎，翁覃溪学士，诸桐屿太史，结屋比邻，有三家村之目。”

谁目之为三家村呢？陈康祺没有明说。如果是他们把这个贬词用在自家身上。就有自谦

的意思；或者，自比为三家村学究，就有点开玩笑的味道。如果是别人目之为三家村自当别论，可是陈康祺又是慎重其事地作为佳话记录下来使之流传，那么，三家村这个贬词就变成了尊称，因为对这几个学士、太史之类的人，其时不可能有贬低他们的意思。这本是中国文字的妙用：有时，同一个词，用在不同的地方，用在不同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含意。

幸运的是，在围剿“三家村”、查祖宗三代的血统时，这个给孤寺的三家村没有被清查出来，漏了网。否则的话，按照林彪、“四人帮”发明的逻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家村”，就得成为封建官僚或封建学者，随之，他们也就当不了资产阶级，复辟不成资本主义，而是要复辟乾隆皇帝了，而且，完全可能，他们要被打成清初遗老。

六十年代的“三家村”，距给孤寺的“三家村”已大约三百年，而且又是出在古都北京。其时，正是毛主席号召总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经验教训之际，“三家村”写了轰动一时的《三家村札记》；继之，又掀起了震世骇俗的“三家村”批判。这场闹剧，都是在读者诸同志面前，有声有色地、一幕一幕地公开演出的，想来诸同志都已看得明白，我就省得废话了。总而言之吧，继“批倒、批臭”之后，从此，“三家村”名满天下，誉动京城，“三家村”之名熠熠有光采，为人们所景羡，也使人们产生无限怀念之情！其中“两家”，呜呼哲人云亡。天理昭彰，哀哉斯人！我这个读者也不能不寄托了无穷的哀思！但“三家村”却也成了个专用名词，再提到它，必须加引号了。

那么，如果有什么辞典或者史学家写历史时提到“三家村”这个名词，该作何解释呢？我无私地贡献鄙意于后，以供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采择：三家村，即指党的宣传鼓动

家，正直的史学家，他们笔走龙蛇，博学而又多闻。偷一句红卫兵的语言而用之，曰：响当当的无产阶级斗士，硬铮铮的共产党员。

毕竟东流去

建群

河流与历史，本来毫不相干，却被古往今来的哲学家、诗人们拉扯到一起了。

孔夫子有一次站在河岸上看到水的流动，便慨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由河水的流动联想到时光的流逝。和他生于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则说过：你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中去，因为当你第二次走进这条河流时，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河流了。他意识到时间的流动同步于河水的变迁。

苏轼和辛弃疾面对着浩瀚的长江，抒发怀古之幽情，分别吟咏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的著名诗句，不约而同地都把长江的奔流视为历史变化的象征。永恒地流动，而且一去不复返——这就是河流与历史的共同点。

除此之外，河流与历史还有另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前进的途程都充满着曲折。

“大江东去”也好，“三万里河东入海”也好，从宏观的角度上讲，都是千真万确的，然

而若是单独截取长江或黄河的某一段来看，情况便不同了，它或许是向北流，或许是向南流，甚至有的竟向西流。苏轼便曾见过向西流的某段河水，发出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的感叹。虽然江河的奔流要经过无数曲折，可是正如辛弃疾所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进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回顾党的六十年来来的战斗历程，不是颇有些象长江、黄河奔腾不息的样子吗？从发源地的涓涓细流起步，逐渐汇聚了百川；经过了许许多多迂回曲折，绕过了许许多多高峰峭壁，闯过了许许多多峡谷险滩；有时“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也有时“潮平两岸阔”，直泻千里，还有时“江河横溢”，暂时造成一片泽国，但是终究以极其壮观雄伟的气势，滚滚东流，投向大海的怀抱。

据报载，某省一位负责同志在和大学生们谈心时，有的同学说：“你们老一代看问题习惯于纵着看，不是让我们回忆过去，就是要我们向前看。而我们青年喜欢横着看……。”那位负责同志说：“我们老一代既纵着看，又横着看，”这段对话多么富于哲理啊！

“横着看”，正象单独截取眼前的一段河流一样，不容易辨明总的流向，甚至会怀疑它能否东流入海；“纵着看”，则象“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一样，高瞻远瞩，整条河的来龙去脉尽收眼底，从而可以增强随历史前进的信心。但是，“横着看”也还有必要，它有助于从微观的角度上弄清河流暂时回旋转向的原因。因此，要“既纵着看，又横着看”。

了望 · 观察

郭
宛

人，大概总喜欢了望。住在北京的人，节假日往往要去爬香山、登长城，或者到景山顶上、颐和园的佛香阁去眺望一番。这种爱好，似乎自古而然。古人诗文中，写登高望远的，不胜枚举。“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高眺远，不但可以领略千里风光，把山川壮丽，尽收眼底，从而使人觉得胸襟开阔，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解放之感，甚至增加了对自己力量的信念。而且，通过了望还可以观测天际风云的变幻，预见将会有有一个风和日丽的艳阳天，或者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望，其有益于人可谓多矣。

但是，只靠了望，所见远则远矣，所得全则全矣，却不免失之粗疏与模糊。站在高山之巅，可以看到大地一片葱茏，却无法领略枝叶花果的千姿百态，更谈不上发现那油黑碧绿的禾苗上是否已有害虫在作祟；可以看到黄河如带，万里蜿蜒曲折，却看不见它的奔腾咆哮，更弄不清哪里有急流险滩；可以看到一条大路